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姚江 黃宗羲著

東林學案

後學

鄭

陸訂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于東林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為南臯少墟于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姦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于域中延于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為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尋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

妻子弱者理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啟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東林一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

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為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于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為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為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為婁江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甚之曰公何不許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甚給事並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為之一清政府大志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勳司適鄰

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為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于是欲用羅萬化為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詘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為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為便也遂削先生籍戌戌始會吳中同志于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為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

清議歸于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為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為衆所憚于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為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叅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憚懷忌刻推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于舊相特為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嚙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為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為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石武計事分為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灑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為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唁唁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為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

口及而東林獨為天下大忌諱矣天啟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為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于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勸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于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辨難不遺餘力以為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為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于善惡從而分別之為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陽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為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為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于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

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為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為粗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啟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為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為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不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為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幾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誰已誰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蓋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為性愛敬為情知愛知敬為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

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即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為仁為羞惡為義在辭讓為禮在分別為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為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為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為而才有為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為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高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深許行淺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

空却棄面的○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于仁而不必求合于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于食而辨其孰為可甘于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于自訟九五也是也小人之訟主于訟人餘五爻是也○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于倍蓰只一段心事個箇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怛怛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于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為家當○丙戌余晤孟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便走入支離去

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于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于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為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尚含有商量也○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于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無所不至矣○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為親切于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李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凡諸所以為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為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同處李時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為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于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感也真應至于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應也真真之為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于禪門耳到這裏又未嘗

諱言悟也○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于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為非媿恨之意溢于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為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為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為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于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于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忌言心乎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二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無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圖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為爾爾由他們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

千般播弄會須有盡○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為輕則情累不干為能全其所  
以生所以死以生死為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為徒生死為徒死佛氏之謂生死  
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  
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為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  
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  
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于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于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  
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于不須防檢不須  
窮索則悉意舉揚于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于義禮智信放過  
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籠統意思而已既于誠敬存之放過即所謂不須  
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灑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  
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于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  
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  
喫虧而已矣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  
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  
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者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

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于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 是從念慮事為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為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本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肯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為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為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

合而凝蓋如此○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為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為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于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體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于是黜陟予奪且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交于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便是究竟處矣○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為添一語衆人本形○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為世詬也○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

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為惡也著無以無為惡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箇意思○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為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即本體為工夫何能非所即工夫為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子之言操心也孰為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為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栖泊處如之何用之于不善乎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余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

按秦儀一段係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刪去

○問孟子

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本無處著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我且問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却說恁著

不著○羅近溪以顏山農為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為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為聖人  
○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  
耿司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  
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至易  
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喫緊只在識性  
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  
無干○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便是善○伍容菴曰心既無善  
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義謂至  
禪學又大壞  
○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于今乃畏而不  
言羅近溪于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即管東溟亦曰吾與子弟並未曾  
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  
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  
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  
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為性乎以有不同者為性乎○史際明曰天下有  
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于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